

新詩組優選獎

〈永夜調〉

游書珣



· 作者簡介 ·

我是大眾傳播、媒體藝術、翻譯學系的過客，寫詩才是一生的學習，2016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選錄十年內發表之詩作。詩是創作的源頭，我藉此跨界創作影片、童話、插畫、影視劇本等，期望某日終能以詩碰觸大眾之心靈。

· 得獎感言 ·

在網路上聆聽高一生的音樂時，偶然連結到其女高菊花的生平資料，一讀深感惆悵而作此詩。雖然生於靠寫作不易維生的年代，但一想到自己能如此自由創作著，便由衷地感覺到幸福。2017年是我脫離24小時育兒工作的第一年，沉寂了四年的筆終於再度動工，感謝「打狗鳳邑文學獎」給我的鼓勵，我將持續寫作，為土地、為文學，為自己與人們的心靈。

啟程那天，錯過一班前往米國的飛機
抬頭望向天空，它飛進黑色的雲裡
一個小小的影子滴落，我伸手握住它
張開手卻發現，它滴穿我的手掌
透過那個空洞看去，飛機的影子消失了
徒留引擎轟然的聲響，逐漸遠去……
行李箱的輪子滾動，滾動，突然間
改變了方向；轉身，我一腳踏入
人影雜沓的永夜

永夜的地方，總是有歌在唱
有人遞給我一隻麥克風，我任由它
將我翻譯成另一名女人；陌生的拉丁語
令人感覺安全——他們認出我了嗎？
一盞聚光燈掃描我的身體
黝黑的肌膚，深刻的五官
化成一幢幢扁平化，忽隱忽現的影子
各種灰階、漸層、純色的黑
黑色融入黑色，當舞台下的掌聲拍響
黑色潑濺開來，那些我從山裡偷渡而來
藏於口袋的蝴蝶，隱隱振翅像抗議自己
也被染成漆黑的顏色

游移的聚光燈停下，我那隱匿的名字便顯現出來
有人將它捏起如蟻，用放大鏡檢視
一道光穿過，一團火燄燃燒起來
我的影子潰散，如四散奔逃的蟻
遠方那虛無，令人嘆氣的
父親的影子，是否仍率領更多的影子
攀上杜鵑山的剪影？那裡，有微弱的光——
一枝黑色的筆，在紙上沙沙書寫音符
縫紉機踩動著母親呼吸的節奏
故鄉的田水潺潺流過，黑色音符暈開了

我的眼睛並非真實，那是一顆黑色水滴
落入一口井，傳來幽深的回音：
父親啊，我痛恨你
別讓你的影子跟隨我，那些黑色的音符
成為一個個鞭笞我的問號；別讓人們的目光敲擊我
彈奏我而我身上長滿哀傷的黑鍵
我的人生充滿音樂性，但我多麼希望自己
只是一首無調性的歌，如此我便能在睡前
摘掉身上精簡的音符，脫下一襲最不起眼
素樸的影子，我多麼希望
就只是擁著它安睡

自那永夜的地方離去，我始終唱著
唱著歌，彷彿從未離去，彷彿身後仍拖著好長好長的影子
一條黑色的河流，由許多人的影子匯聚
跳入，就不會再浮起；喝下它，便永遠哽咽
我始終唱著歌，一首關於自首的歌：
是的，我有罪，因我已不認得自己
渴望光卻怕光，光裡有白色的恐怖

註：

原住民自治先驅高一生被捕後，長女高菊花為擔家計，中斷原本的赴美求學之路，從故鄉出走到高雄的「羅夢娜歌廳」駐唱（藝名派娜娜），以演唱拉丁歌曲紅極一時，其駐唱期間仍受情治單位監控。

動亂時代下太多悲劇故事，多數詩文皆以當事人為主角，其實，當事人的親屬承受的傷害，往往更苦楚，而無處訴、無人理會。本篇詩作「永夜調」，結構完整、脈絡清晰，語言如歌詠嘆，敘述原住民自治先驅高一生被捕後，其女為擔家計，中斷赴美求學之路，流落歌廳謀生，演唱拉丁歌曲，雖紅極一時，但仍受情治單位監控，擺脫不掉父親的陰影，備嘗擔驚受怕與辛酸。「父親啊，我痛恨你／別讓你的影子跟隨我……」是多麼令人鼻酸的呼告；而「是的，我有罪，因我已不認得自己／渴望光卻怕光，光裡有白色的恐怖」，又是多麼悲淒，令人低迴不已。